

中俄伙伴关系与全球秩序

[英] 波波·罗

内容提要：本文就中俄伙伴关系及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提出四个主要论点。首先，这种伙伴关系基于对双方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对于一切涉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世界观的言论，这都是一种务实的、着眼于利益的关系。其次，这是拥有战略自主权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两国各有其议程。中俄之间存在诸多共识，但它们在政治中并非相互协调，更不用说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威权主义世界秩序。再次，尽管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为重要趋势，但两国伙伴关系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却并非核心性的。最后，中俄伙伴关系长期前景不明确。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两国在维持合作势头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关键词：中俄关系 全球秩序 国际体系

一、引言

中俄伙伴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热门的问题之一。两国提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促进“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两国的联合不仅被认为是互惠互利的，而且对全球秩序至关重要。¹然而，西方大国对此的叙事截然不同。许多政策制定者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对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乃至冷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直接

[英] 波波·罗 (Bobo Lo)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副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2, No. 2,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20-00063-7>)。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团的授权许可。

1 Fu Ying, “How China Sees Russia,”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1, 2016, p. 97.

挑战。¹

中美关系中不断升级的危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日益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助长了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国际事务的现实主义理论再占上风。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种新的二元主义：一方面是西方及其盟友和伙伴，另一方面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² 有人将其描述为“准联盟”。³ 这种紧张程度甚至引发了关于“新冷战”的讨论。⁴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简化的标题更加引人注目，却颇具误导性。在本文中，我想挑战一些有关中俄伙伴关系及其与全球秩序关系的普遍误解。

我将提出四个主要论点。首先，中俄伙伴关系建立在对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之上。尽管两国的一些发言涉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世界观，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务实的、基于利益的关系，是行动中互惠互利的典型例子。中俄两国之间几乎互不抱有幻想，对双边合作采取冷静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优势，为两国行为提供了清晰度与韧性。

其次，中国和俄罗斯是具有战略自主权的参与者，观点、议程和优先事项各自不同。两国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不希望美国成为主导。但是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并不是协调行动的，更不用说共谋建立一个新的权威主义世界秩序了。两国的关系是典型的大国关系。双方的外交政策都切实基于利益，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主权行为的自由。

再次，与此相关的是，迄今为止，中俄伙伴关系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尚属外围性。尽管（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是各自独立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趋势，但从战略上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小于各个部分的总和。与其说中俄伙伴关系是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不如说是外部环境的作用。

最后，国际环境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即新的世界失序——预示中俄伙伴关系的前途未卜。尽管两国关系具有韧性且一如既往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在维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20-11-30; Paul Dibb, "How the Geopolitical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reatens the West,"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2019, <https://www.aspi.org.au/report/how-geopolitical-partnership-between-china-and-russia-threatens-west>, 2020-11-30.

2 Thomas Wright, "The Return to Great-Power Rivalry Was Inevitabl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return-to-great-power-rivalry-was-inevitable/>, 2020-11-30.

3 Vasily Kashin, "Tacit Alliance: Russia and China Take Military Partnership to New Level," Carnegie Moscow Center, October 22, 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0136>, 2020-11-30; Sergei Karaganov, "China and Russia Are Quasi Allies on Strategic Affairs: Russia and India Have Serious Conversations Only at Top Level,"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28, 2018,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Globespottng/china-and-russia-are-quasi-allies-on-strategic-affairs-russia-and-india-have-serious-conversations-only-at-top-level/>, 2020-11-30.

4 Patrick Wintour, "US v China: Is This the Start of a New Cold War?" *The Guardian*, June 22,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22/us-v-china-is-this-the-start-of-a-new-cold-war>, 2020-11-30.

持合作势头方面,北京和莫斯科仍面临重大挑战。

二、中俄关系的理性主义

经历了中苏30年冷淡期,中俄合作发展到今天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成就之一。鉴于冷战期间中苏之间的苦涩与猜疑,中俄双方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程。眼下,两国的政治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之间融洽的私人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¹经济上,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则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国。近年来,两国在国防、安全、网络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中俄伙伴关系取得成功的原因值得探究。这里面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双方的一个共识: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远好过于竞争性关系,更遑论对抗关系。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中俄伙伴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典范。本质上,互惠主义描述了一种对双方都有益的联合,它不必是同等玩家间的互动,或必须给双方带来相等收益,也并不总是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趋同,当然更不意味着两国对所有问题达成一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互惠互利的。这其中的关键是己方利益,而不是情感依恋。事实上,中俄伙伴关系的一大优势在于摆脱了那种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破坏了所谓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意识形态包袱。双方都很清楚自己所求为何,并有信心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给两国的伙伴关系赋予了真正的力量和韧性。²

行动上的互惠主义

中俄的互惠主义是多方面的,带来了政治、安全、地缘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红利。其中最直接的是政治上的安心。中俄两国政府都将外交政策和中俄关系视为国内政治的延伸,力图营造一个维护各自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世界环境。因此,他们以最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的身份互相寻求支持。这也促成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持大致相似的看法,如国家主权至上、西方国家“颠覆性”自由主义势力影响所构成的威胁,以及对政治和社会进行严格集权控制的必要性等。同样重要

尽管两国关系具有韧性且一如既往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在维持合作势头方面,北京和莫斯科仍面临重大挑战。

1 “我的朋友——我有充分的理由称他为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我不断就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相互进行磋商……”见 Vladimir Putin,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October 22, 2020,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261>, 2020-11-30。

2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指出,北京与莫斯科的交往比许多同盟关系更顺畅和富有成效,见 Andrey Kortunov, “Who Will Build the New World Order?”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June 6, 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who-will-build-the-new-world-order/>, 2020-11-30。

的是，两国公众都支持这种关系。¹

在两国政府因本国内政外交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之时，这种互惠关系尤其有用。中国的国际声誉在诸多方面持续遭受攻击，包括南海军事活动、新疆维吾尔族问题、在他国的影响力行动，以及所谓的“战狼”外交。这些问题引起的反弹越来越强烈。² 同样，俄罗斯对乌克兰、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损害了其道德声誉，更不用说诸如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中毒等事件。在这种压力下，两国的联合具有特殊价值。

中俄合作的安全利益源于政治同理心。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可以相信不会相互攻击对方。在可预见的将来，领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中国不太可能寻求收复因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共同的“战略后方”使两国能够专注于其他国内外优先事项，而不必彼此防范。³

中俄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减少了第三方可能发动的攻击。尽管两国之间没有共同防御义务（因为并非同盟关系），但西方的军事计划至少必须考虑在发生重大冲突时两国互相帮助的可能性。即便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这也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斟酌计划，同时亦给中俄提供了撬动杠杆、施加影响的机会。

中俄关系背后的政治和安全根据得到了更大的战略考量的支持。尽管中俄对国际秩序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双方都将美国视为对其地缘政治利益的一个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面对华盛顿的公开敌意，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

对于俄罗斯而言，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大幅增加了俄在世界范围内的实力和影响力。俄罗斯在国际上与中国合作比单打独斗更具分量。也正是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抱着必须疏远中俄关系之目的同普京接触，这无意间提高了俄罗斯的全球形象和影响力。

中国的战略动机有所不同。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关系，与其说谋求实力增量，不如说是“上保险”。中俄伙伴关系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等中

1 列瓦达民调中心（Levada Center）2020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将中国列为俄罗斯仅次于白俄罗斯的亲密朋友。

2 态度变化最大的是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亲华情绪已让位于越来越多的不满、怨恨和猜疑。见 Andrew Small, “The Meaning of Systemic Rivalry: Europe and China beyond the Pandemic,”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May 13, 2020,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meaning_of_systemic_rivalry_europe_and_china_beyond_the_pandemic, 2020-11-30; Reuters, “Internal Chinese Report Warns Beijing Faces Tiananmen-like Global Backlash over Virus,” May 4,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sentiment-ex/exclusive-internal-chinese-report-warns-beijing-faces-tiananmen-like-global-backlash-over-virus-idUSKBN22G19C>, 2020-11-30。

3 Bobo Lo, *A Wary Embrace: What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Means for the World*, Sydney: 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 2017, pp. 24-25.

国核心的外交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在这方面，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与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之间的协议已被证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消除俄罗斯对中国战略转移的担忧。¹

在北极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成败取决于俄罗斯是否许可。除非中国首先承认俄对北冰洋大部分海域的领土主张，否则“极地丝绸之路”难以实现。尽管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Yamal LNG）项目等上游项目至关重要，但在中国实现北极目标的程度上，俄罗斯仍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俄罗斯对世界保有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尽管俄罗斯确实衰落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核超级大国，也是中国最大、最强的邻国。中国领导人吸取了俄罗斯与西方打交道时的经验教训，尽管俄罗斯有时看起来落后或疲软，但仍然有能力挫败或否定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的努力。

传统上，经济联系是中俄伙伴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急剧恶化，莫斯科希望北京方面能制衡俄吞并克里米亚后西方制裁的影响。中国不仅是俄头号贸易伙伴，还是亚马尔项目等重要能源项目的重要投资来源。

中国是比俄罗斯大得多的经济体，表面看来似乎将在经济层面上主导两国关系，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十分失衡。两国合作是基于利益的互补，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正日益渗透到俄罗斯消费市场，华为等高科技公司正在推动网络和技术合作的新时代。反过来，俄已是中国的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并且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苏-35 多用途战斗机等高端军事装备的唯一供应国，这密切关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此外，如前所述，俄罗斯的默许对于中国实现其在中亚和北极的经济目标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中俄关系可能不是平等的关系，但至少目前这不是首先要考虑的。更重要的是，两国明确表示对巩固和扩大合作感兴趣。况且，对于让双方获益近30年的接触，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中俄伙伴关系不仅按自身标准是成功的，也是动荡不定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为数不多能够蓬勃发展的关系之一。² 互惠主义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相关性和吸引力。

三、全球秩序与失序

冷战后国际秩序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放弃了全球领导

1 Alexánder Gabúev, "Russia-China Talks: Silk Road Leads to Eurasia," *Russia Beyond*, May 15, 2015, https://www.rbth.com/international/2015/05/15/russia-china_talks_silk_road_leads_to_eurasia_46031.html, 2020-11-26.

2 RIAC/Fudan, *Russia-China Dialogue: The 2020 Model*, joint report of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ugust 27, 2020, p. 10,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ctivity/publications/russia-china-dialogue-the-2020-model/>, 2020-11-30.

地位，转而在“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下赤裸裸地追求国家利益。面对认同冲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自由主义共识开始瓦解，欧洲开始沿着文化和规范的路线分裂。自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跨大西洋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一个统一的“西方”概念已遭到质疑。西方主要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威似乎罕见地减弱了。更广泛地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概念已被淘汰，人们现在已经不确定它意味为何、是否值得坚持了。

但是，尽管自由主义及其秩序面临危机，后西方国际体系尚未出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声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参与者，但多极或“多中心”体系仍然难以实现。相对而言，美国似乎正走向衰落——尽管这一点仍有待商榷¹——但在未来的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多半仍是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欧洲即使经历混乱和转型，在全球事务中也依旧会不可或缺。

后西方的规范和制度正努力扎根。随着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领导下的巴西和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印度向美国靠拢，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正面临压力。上海合作组织增添了成员，但实质性进展甚微。² 普京的欧亚联盟规划未能获得支持。即使是相对成功的亚投行也仅仅是为欧亚大陆发展项目提供资金的几个机构之一，功能类似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许最成功的新多边机制可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后简称RCEP），它把中国、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聚集在一起，但仍处于早期阶段。³

新的世界失序

“全球力量东移”是一个事实，⁴但这种转变不是从一个体系转向另一个体系，而是转向一个更加流动和碎片化的全球环境——即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失序。这主要是由于对国际体系规则缺乏明确性和共识。此外，它还反映了其他几个现实。

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国际规范失去其普适性。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狭隘的利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而所

1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GDP已上升至占全球GDP的25%，与1980年的占比相同。现在全球90%以上的金融交易都以美元为基础。见 Ruchir Sharma, “The Comeback Nation: U.S. Economic Supremacy Has Repeatedly Proved Declinists Wrong,”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3, 2020, pp. 71-73.

2 RIAC/Fudan, *Russia-China Dialogue: The 2020 Model*, p. 25.

3 “Asia-Pacific Countries Sign One of the Largest Free Trade Deals in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5,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2df91bd-ceed-4567-9f9f-c50b7876adce>, 2020-11-30.

4 Sergei Karaganov and Dmitry Suslov, “A New World Order: A View from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4,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pubcol/A-new-world-order-A-view-from-Russia--19782>, 2020-11-30.

谓“真相”或道德的传递已经几乎完全是主观的，且让位于互为竞争的国家叙事。

如今，大国之间的对抗正在抬头，尤其是中美之间。但自相矛盾的是，大国的短板也从未如此明显。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从施政典范成了反面典型——这一现实又因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性应对而愈发严峻。中国努力证明自己的领导力或善意，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反华情绪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¹同时，俄罗斯希望凭借“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等计划重新确立在后苏联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这份野心却似乎与现实脱节了。

大国的相对弱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比起冷战时期复杂得多。气候变化、全球贫困和不平等、流行疾病、信息革命和技术进步等挑战超出了单个国家的应对能力，无论它们有多强大。指望少数几个大国来掌管世界是不现实的。

多边主义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誉危机。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国际组织，对它们的需求也从未如此旺盛，但是它们却如此无效。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正在努力保持其影响力，金砖国家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和上海合作组织等较新的机构一直无法填补这一空白。当然，国际机构的好坏取决于其成员国和领导人。除非这些国家和领导人竭力寻求集体对策来解决全球问题、超越国家利己主义，否则多边主义发挥作用希望渺茫，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可悲情形已凸显了这一点。在这方面，RCEP 暗示了新思维方式、新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失序的程度。它暴露了全球治理及其机构的脆弱，凸显了领导力的严重缺陷，加剧了中美对抗；²也扩大了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分歧。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中，中俄伙伴关系似可为塑造全球秩序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目前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我将在下一节中解释其原因。

中俄伙伴关系似可为塑造全球秩序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目前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四、全球政治中的中俄伙伴关系

从表面上看，中俄两国对国际事务持有相同或近乎相同的看法，³就许多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例如，不再由美国主导的多极或“多中心”秩序的必要性，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国家主权的至关重要。中俄在许多具体

1 西方广泛指责中国先压制有关新冠病毒的新闻报道，然后利用疫病大流行扩大在南海的和针对台湾地区的军事行动。

2 RIAC/Fudan, *Russia-China Dialogue: The 2020 Model*, p. 8.

3 Vladimir Putin and Xi Jinping, *Summit Press Statements*, June 5,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672>, 2020-11-30.

问题上的立场也相吻合，包括“网络主权”，以及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反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支持“大欧亚”计划。即使在曾经存在争议的地区，如欧亚大陆中部和北极，两国之间的互动也出奇的顺利。

同床异梦

然而，中国和俄罗斯在几个方面的看法存在本质分歧，这种分歧远超个别政策细节，涵盖了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基本问题。中国是过去三十年来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有极大的动力以某种形式维持这一秩序。中国从落后的区域崛起成为全球层面的新兴力量，或许换种情形也能发生，但它的确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西方驱动的全球化中获益良多。¹

这种秩序并不完美，而且北京经常恼火于美国主导的种种限制，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在冷战后国际秩序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公共产品、自然资源、出口市场和先进技术渠道。宽松的环境使中国领导人可以在国内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冷战后国际秩序也通过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间接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西方批评家断言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可中国的修正主义几乎不具有革命性。北京力求增强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来推进本国利益。² 鉴于此，中国加强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中的活动，成立了亚投行等新的多边组织；还通过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等大力宣传中国的国际形象，³ 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的机构中的参与度也大幅提升。所有这些行动都反映出一个理念：中国只有通过渗透并塑造国际秩序，而非试图取代它，才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⁴

同时，中国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透过中美关系的棱镜来看待国际政治。中国决策者拒绝认同“两国集团”（G2）的概念，不过仍将两国互动视为21世纪全球治理的核心。⁵ 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即使在紧张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仍努力与美国

1 Richard McGregor, *Xi Jinping: the Backlash*, Lowy Institute Paper, Sydney: 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 2019, p. 16.

2 Yan Xue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2019, p. 40; Jessica Chen Weiss, “A World Safe for Aut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4, 2019, p. 93.

3 “Xi Says COVID-19 Fight Adds Urgency to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inhuanet*, March 25,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3/25/c_138913228.htm, 2020-11-30.

4 Xi Jinping, “Report to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Xinhuanet*, October 18,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17-11/03/c_136725942.htm, 2020-11-30.

5 Wang Jisi, “Assessing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No. 2, 2019, pp. 202-203; Yukon Huang, “China Is Hostage to a Rules-Based Multilateral Syste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10,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10/china-is-hostage-to-rules-based-multilateral-system-pub-82679>, 2020-11-30; Yan Xue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p. 40.

保持正常关系的主要原因。不与美国政府达成某种和解,就不可能有全球秩序,而中国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繁荣发展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长远目标。相反,大国间紧张局势升级,世界日益分裂,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脱钩”的加剧以及军事对抗,则与中国的愿景背道而驰。

俄罗斯方面另有设想。普京政权精英之间的共识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损害了俄罗斯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其国际前景,破坏了其国家安全。¹他们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概念本身是西方的一种自私的构想。²过去的15年里发生的事件不断系统性地强化这种敌对情绪: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北约东扩、北约2011年干预利比亚和西方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军事干预顿巴斯(Donbass)发起的制裁。

与北京不同,莫斯科认为从内部构建冷战后国际秩序毫无意义。俄罗斯作为五常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有重要影响。但除此之外,它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克里姆林宫倾向于采取替代性的、体系之外的方法来维护俄罗斯的利益。

一种做法是,通过传统的大国关系积蓄巨大能量,特别强调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交往。近期普京提议召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举行G5峰会,以重申“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关键原则,(并详细阐述)有效解决当今最紧迫问题的方法”。³这将有效规避现有秩序,有利于21世纪大国协力共同管理世界。普京的最新提议紧随雅尔塔2.0等想法,主要构想是全球治理将以中、美、俄三大巨头为中心。⁴

莫斯科近年来也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即利用国际体系的弱点和空白来打乱他方的路线。面对俄罗斯突然失去对乌克兰政府的主导影响,普京的回应是下令单方面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利用西方大国的犹豫不决,代表阿萨德政权果断地(并且依旧单方面地)进行干预。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俄罗斯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安全的干预,因为它知道自己不会遭受后果反噬。这些行动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明克里姆林宫认为冷战后国际秩序存在致命缺陷,可以随意绕过。⁵

1 Ivanov Igor, "Russia's Post-Election Foreign Policy: New Challenges, New Horiz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8, 2018, <http://eng.globalaffairs.ru/book/Russias-Post-Election-Foreign-Policy-New-Challenges-New-Horizons-19458>, 2020-11-30.

2 “自由世界秩序话语……在莫斯科从未受到重视”, 见 Fyodor Lukyanov, "Trump's Defense Strategy Is Perfect for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anuary 24, 2018, <http://eng.globalaffairs.ru/redcol/Trump-defense-strategy-is-perfect-for-Russia-19312>, 2020-11-30.

3 Vladimir Putin, "Virtual Address at the 75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2, 2020,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074>, 2020-11-30.

4 普京称赞雅尔塔是依据“确保并维持现有的力量平衡”解决“大国问题”的缩影。

5 "Vladimir Putin Says Liberalism Has 'Become Obsolete'," *Financial Times*, June 28,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670039ec-98f3-11e9-9573-ee5cbb98ed36>, 2020-11-30.

五、战略合作的挑战

中国是体系参与者，而俄罗斯经常试图绕过该体系，这对两国战略合作产生了影响。一方在正常运作的国际机构和程序上有既得利益，即便也寻求使它们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另一方的行事准则基于国际体系一定程度的混乱或“可控制的紧张局势”是一件好事，尤其因为它能在大国间起到平衡作用——有时会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提高到中国甚至美国的水平。

这种矛盾并没有使中俄伙伴关系恶化。双方都成功地调和了各自不同的议程和优先事项，并谨慎地避免可能损害彼此重要（或核心）利益的行为。双方也认识到，在当前环境下，他们承受不起双边关系恶化或停滞的后果。尽管如此，中俄之间的巨大差异仍足以限制双方协调政策的能力，更不用说建立一种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了。

从中俄在世界各处参与世界政治的合格性质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例如，在亚太地区，中国表明自己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而俄罗斯对这种宏愿的反应是矛盾的，它很高兴看到中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又担心被卷入中美可能的军事对抗中。¹ 对华关系仍然是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基石，但普京也加大了与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其他亚洲大国以及与泛亚机构关系多样化的努力。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追随北京的脚步，但这只是因为它在朝鲜半岛没有独立的影响力。

更宽泛的意义上，普京（和俄政治精英）致力于将俄罗斯定位为独立的区域和全球力量中心。这意味着要保持战略灵活性而非变成中国目标的人质。因为即使俄罗斯方面把中俄伙伴关系看作力量放大器，它也担心自己会变得过度依赖中国。因此，俄罗斯除了在亚洲各地扩展多元化交往外，还希望与欧洲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互动，加强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并避免在中俄双边关系中做出过多承诺。

这些并非暗示俄罗斯正寻求远离北京。相反，俄罗斯的雄心是应占尽占——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洲建立多元化的关系，恢复与欧洲的合作，与美国进行有效互动，以及最终无论出现何种国际体系或秩序，俄罗斯都能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哪怕为了这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更不用说意在全部，莫斯科都不能

1 Yaroslav Trofimov and Thomas Grove, "Weary Russia Tries to Avoid Entanglement in US-China Spat,"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0,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weary-russia-tries-to-avoid-entanglement-in-u-s-china-spat-11592654401>, 2020-11-30.

被其他人视为北京的“忠实助手”。¹

中国同样对俄罗斯的目标保持警惕。尽管对于诸如2014年推翻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之迈丹运动（编者注：Maidan Movement，又称“广场革命”）等基层民主运动，北京表示谴责，但中国无意帮助普京重新确立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中国在欧洲专注自己的议程，小心翼翼地与俄欧关系危机保持距离。在中东，中国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但地缘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因此需要经营自己的力量。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宏大规划需要俄罗斯的默许，但俄方直接参与几乎是没有任何必要的，而且有时会适得其反。

此外，俄罗斯在国际问题上支持中国并非总是带来善果。它在某些时候很有用，例如回击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或解放军在南海的行动。但是，俄罗斯破坏体系的行为有时与中国利用国际体系优势这种更为审慎和有条不紊的做法背道而驰。对于中国来说，与一个吞并主权邻国（乌克兰）并鼓励（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结成伙伴，声誉亦会遭受一些损失。

比想象的要简单

外界指责中俄相互勾结，证据却指向反面：北京和莫斯科奉行彼此独立的议程，彼此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相互参照。两国发表的首脑会议公报呈现出合作的情绪，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投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否决西方国家发起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但在那些正式的机制之外，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联合行动是有限的。俄罗斯在2014年对乌克兰和2015年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都未曾与中国领导人事先协商。同样，中国努力维护自身在南海的利益、稳定香港或加大对台湾地区施压力度时，也不寻求莫斯科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例子中，中俄伙伴关系提供了令人安心的大背景，但几乎不会改变游戏规则。外交政策决策仍然完全是主权事务，合作伙伴是否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而潜在的分歧则通过保持公开的中立或谨慎的沉默来处理。² 北京和莫斯科对彼此最有争议的问题敬而远之，所以，中国对乌克兰问题保持中立，同时成为乌克兰仅次于欧盟的最大外部投资者。而俄罗斯虽然批评美国在南海宣称的“航行自由”，但避免在领土问题上站队。

1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需要平衡与这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邻国的关系，以保护自己的主权并避免成为单纯的伙伴。”见 Dmitri Trenin, “How Cozy Is Russia and China’s Military Relationship?” Carnegie Moscow Center, November 19, 2019, <https://carnegie.ru/2019/11/19/how-cozy-is-russia-and-china-s-military-relationship-pub-80363>, 2020-11-30。

2 正如德米特里·特列宁所说，中俄关系遵循“永远不反对，不总是彼此”的原则。见 Dmitri Trenin, “How Can Russia Maintain Equilibrium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Carnegie Moscow Center, May 1,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702>, 2020-11-30。

即使在中俄两国利益似乎趋同的领域，两国也几乎没有同步动作。在欧亚地区，中俄伙伴关系建立在粗略分工的基础上：俄罗斯占据政治和安全主导地位，中国则占据经济主导地位。这里的重点是适应对方而非积极合作。在这方面，“大欧亚”计划为双方都提供了一些便利。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正式确立和保持俄罗斯在欧亚地区领导地位的一种方式，也是确保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力达到可接受的平衡的一种手段。对中国来说，口头赞同这种抽象概念有助于缓解俄罗斯的战略焦虑，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扫清障碍。换句话说，解决问题、调和双方不同的且可能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是中俄伙伴关系在欧亚地区的运作模式。

关于中俄扩大军事交往的猜测和炒作很多，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这标志着有实而无名的结盟。¹ 现实其实没有这么戏剧化，尽管解放军参加了几次俄罗斯主导下的大型军事演习和中俄双边军事演习，但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极小。² 同样，近年来俄罗斯对华军售大幅增加，但亦向印度出售了更多高科技武器，更大幅扩大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军售。俄罗斯的动机很简单：利用好自己为数不多的相对经济优势，同时提高其在亚洲的形象和影响力。如果与中国的防务合作能让西方外交和国防政策机构更多地关注俄罗斯，那就更好了。不过，这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意图。

战略三角的谬误

最近，通过寻求与俄罗斯和解来削弱中俄伙伴关系的想法，在西方开始流行。这其实算是“逆向尼克松”（reversed-Nixon）——这位美国前总统向毛泽东示好，在冷战中开辟了第二条反苏战线，而今天，西方希望与俄罗斯修好能有助于遏制中国。

但是，这种想法存在几方面的缺陷。第一，它低估了中俄伙伴关系对俄罗斯以及普京个人的价值。俄罗斯的扩张或许是普京20年总统生涯里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就，这个国家也已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重量角色。如前所述，这种关系在多个领域都非常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第二，俄罗斯无法承受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后果，那将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其投射力量 and 影响力的能力以及经济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对俄敌对甚至冷漠，莫斯科对西方的影响力将被削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全球参与者的能力也

1 Vasily Kashin, “Tacit Alliance: Russia and China Take Military Partnership to New Level”; Sergei Karaganov, “The Future of the Big Triangl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29, 2020,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future-big-triangle/>, 2020-11-30.

2 Dmitry Gorenburg, “An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ends in Russia-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Security Insights*, No. 54, April, 2020, pp. 5-7.

会受质疑。苏联能够分别维持与美国和中国的两线战略对抗,但当代的俄罗斯没有这种能力,那样的话,最好的情况也是至少面临被边缘化的严重威胁。

第三,西方几乎没有什么能提供给俄罗斯。而且,鉴于它们之间深深的不信任,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西方。华盛顿和巴黎最近的提议夸夸其谈,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内容。2020年6月,特朗普呼吁邀请普京参加2021年的下一次七国集团/十一国集团(G7/G11)峰会,¹该提议很快被其他七国集团的国家领导人拒绝。而且,美国的对俄政策实际上比奥巴马时期更为强硬。²同样,马克龙含糊地谈到要将俄罗斯重新拉回欧洲,³但遭到其他欧盟领导人的反对。⁴各方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底线,即,西方无法实现普京的愿望——确切地说是完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和规范上的平等。这需要在事实上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解除西方制裁,以及为俄在叙利亚的立场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这些都是极不可能的。

莫斯科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普京正追寻的路线:在维持各方关注度的同时,最大化俄罗斯的选择余地。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与北京走近,但不将自己与中国的目标捆绑得太紧。这也意味着鼓励西方伙伴相信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利用它们的不安全感。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推动俄罗斯成为一个准备好并有能力与所有国家交易,但也不欠谁人情的主权国家。

莫斯科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普京正追寻的路线:在维持各方关注度的同时,最大化俄的选择余地。

六、中俄伙伴关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未来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趋势。但重要的是要区分它们各自的影响,以及中俄伙伴关系的影响。尽管中俄双边合作蓬勃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的想法,但中俄在外交政策上很少进行积极的协调。北京和莫斯科小心地避免踩到对方的脚,但两者是自主运作的。

1 Julian Borger, "Donald Trump Offers to Invite Vladimir Putin to Expanded G7 Summit," *The Guardian*, June 1,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01/donald-trump-vladimir-putin-g7-call>, 2020-11-30.

2 例如,根据《以制裁打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美国扩大了对俄制裁,并退出了中导条约。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向来是寻求扼杀“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先锋。

3 马克龙预言了以“两个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他认为“将俄罗斯从欧洲推开(将是)重大战略错误,因为我们要么将其推向孤立,这将加剧紧张局势,要么它走向其他大国,例如中国,而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见 Emmanuel Macron, "Speech to French Ambassadors," August 27, 2019,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 2020-11-30.

4 "Emmanuel Macron's Pivot to Russia Sparks EU Uneas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00ac54f4-d30f-11e9-8367-807ebd53ab77>, 2020-11-30.

其结果是，中俄伙伴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大。中俄关系的密切使西方领导人感到担忧，导致他们当中一些人与普京接触。但是西方的焦虑大多与中国（少数情况下是俄罗斯）的具体政策有关。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微乎其微，甚至为零。总体而言，与中俄伙伴关系本身相比，西方政府对中国不受约束的战略雄心和不断扩张的能力更为敏感。

放眼未来，问题在于中俄伙伴关系能否发展成为国际政治中更具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存在，或者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目前的运作方式——双边合作外加独立的外交政策——能否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对于这些问题，有几种可能的情况，但其共同点是会由全球秩序 / 失序来塑造中俄伙伴关系，而不是反过来。

第一种可能场景：中美和解

一种情况是假设中美关系发生巨变，尽管中美关系会一直复杂，但双方将更愿意在双边问题上和诸如气候变化和亚太安全等更大的挑战上进行合作。

尽管在当前环境下，这种情况似乎极不可能发生，但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可以想象，气候变化、疫病大流行和全球贫困等普遍威胁日益严重而紧迫，可能会导致上述结果。诚然，新冠肺炎疫情并未令这种情况发生，反而加剧了两国间既存的敌意，但是，随着拜登即将就任美国总统令人感觉良好，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增强，并认识到彼此不相容的大国间竞争可能会以灾难性结局告终，谁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呢？在这一点上值得回顾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尚极其敌对，可仅仅几年后冷战便落下了帷幕。在各种事件（或“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今天的“真理”可能明天就成了过时之物。¹

如果中美和解成为现实，中俄伙伴关系就可能遭重创——当然，除非俄美（以及欧洲主要国家）之间也有类似的和解。中美专注于与彼此增加接触，便可能不太倾向于（或者说，谨慎地）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和感情。俄罗斯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可能导致采取行动来寻求关注，以提醒他方俄罗斯仍然很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俄当局不会顺从地接受俄降级为第二甚至第三梯队国家。俄罗斯将要求中美的“尊重”，而中国的决策者需要谨慎行事。

第二种可能场景：（相对）稳定

这一设想的前提是国际体系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尽管一些全球趋势可能会变得更消极，但几乎不会发生冲击或根本的方向转变。地缘政治竞争将仍然是各大国最关心的问题，但不太可能升级为直接对抗。解决问题任务艰巨，而多边机构和合作将是薄弱的。但是国际社会将避免最坏的情况。

1 “黑天鹅”概念的提出人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将其定义为具有巨大影响，但事后回顾是可以预见的离群事件。

即使在拜登政府任职期间，中美关系仍将存在严重问题，在有关“航行自由”、南海领土、台湾问题、网络和政治干预、5G 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以及新疆和香港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上美国仍会向中国发难。无论中国如何发展，它都会被视作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威胁。¹ 同时，中美可能会设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开展合作。一般而论，美国政策将更具可预测性，这可能给中美互动带来一定程度的稳定，尽管不一定会改善两国关系。

美俄关系将继续处于困难境地，随着跨大西洋共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莫斯科方面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在乌克兰或叙利亚问题上的制裁不会有任何缓解，也不会有斡旋余地。尽管如此，俄罗斯可能乐意与西方关系部分恢复正常。尽管俄罗斯受益于特朗普对西方联盟造成的损害，但从长远来看，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可能会安全。²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协议将得到延长，俄罗斯可以放心，因为中美战略和解仍遥遥无期。

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伙伴关系将不会受到任何实际的压力测试，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合作。但是，不会有进入一种新型关系的根本飞跃。两国仍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合作关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中俄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技术差距可能会引发一些紧张局势，尤其是如果中国因此变得更加自信的话。不过，同样地，双方也许都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

第三种可能场景：中美对抗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美之间对抗日益激烈，导致最终爆发冲突，地点则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西太平洋，但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而易见的触发点包括围绕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冲突、北京企图强行统一台湾地区，以及有关朝鲜半岛未来的争端。中美紧张局势可能将上升到临界水平，局部冲突可能变为“何时”而非“如果”的问题。与2001年海南岛附近的EP-3飞机事件不同，此时和平解决也将更加困难。当时的双边环境和国际形势都更加稳定。无论是从绝对值看还是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实力上都是弱势的一方。

如果中美继续对抗，中俄伙伴关系可能会面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华盛顿和北京都会竭尽全力讨好莫斯科。这看起来似可增加俄罗斯的實力，但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

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担心被卷入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³ 如果这种对抗升级达到冲突点，俄罗斯可能会面临一些两难抉择。如果增加对华支持，包

1 Wang Jisi, "Assessing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pp. 202-203.

2 Tatyana Stanovaya, "A Farewell to Trump? Russia's Elite Braces for US Elections," Carnegie Moscow Center, October 21,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007>, 2020-11-30.

3 Dmitri Trenin, "How Can Russia Maintain Equilibrium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括提供物质而不仅仅是道义援助，那么俄罗斯可能面临与美国及其在欧洲（德、法）和亚洲（日、印）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进一步严重恶化的风险。但如果俄罗斯采取不干涉的方式，则可能会损害中俄伙伴关系，也不会从西方那里获得任何补偿。

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将坚持维护中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比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加切实。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中美发生对峙，俄罗斯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答案是俄罗斯可能根本走不了多远，可能会发表政治支持声明，对美国的行动和政策进行一些批评（如眼下一样），呼吁中美双方保持克制，并表示愿意斡旋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与某些西方的防务规划者的担心相反，俄罗斯军方将避免直接卷入中美冲突。莫斯科也将谨慎地避免任何暗示，即它会通过在欧洲或中东开辟第二条战线来代表北京进行干预。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将一如既往地遵循其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对战略伙伴的忠诚。¹

在中美对抗的情形下，中俄伙伴关系可能会幸存，但不会毫发无损。这种伙伴关系不太可能有凝聚力。面对来自美国的生存威胁，中国可能会希望中俄关系升级为真正的政治军事联盟。但是，在这样动荡的背景下，俄罗斯几乎肯定会选择保留其战略灵活性。实际上，它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将给俄罗斯提供成为全球“摇摆大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千载难逢的机遇。²

七、重塑新全球时代中的中俄伙伴关系？

中俄伙伴关系的
长远未来可能取决于
自我改造和重新包装
的能力。

中俄伙伴关系的长远未来可能取决于自我改造和重新包装的能力。作为一种侧重于地缘政治和安全优先事项的传统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前景有限。它的一个主要弱点是，其他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都主要将这种伙伴关系视为针对美国的消极或防御性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双赢”）关系。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但中俄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

关于多极世界的言论太多了，这不可避免地被看作不仅是对“霸权主义”的攻击，也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攻击。³ 但是中俄伙伴关系仍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空间，一种办法是在一些被美国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严重忽视的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和全球贫困。与现实主义叙事相反，这些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重大挑战。就像历史上的国家经常被判“打最后一战”一样，今天

1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普京在2002年决定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而没有事先征询或事先通知北京。

2 Sergei Karaganov, “The Future of the Big Triangle.”

3 正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复旦大学的年度报告所强调，“反美主义不能成为中俄伙伴关系的基础”，见 RIAC/Fudan, *Russia-China Dialogue: The 2020 Model*, p. 10.

也存在着这种危险，即沉迷于传统地缘政治架构，而不去解决21世纪显而易见、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边主义的精神”高谈阔论已经不够了。如果中俄要认真考虑发展高质量的新型伙伴关系，一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之典范的伙伴关系，那么两国须据此展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需要适应朝着不同寻常和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的世界。这将需要超越对国家利益的常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解，并对全球福祉报以更宽广的视野。

（林文昕译；曾楚媛校）